

德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八

歸田錄十一

雍虞集伯生

記

大本堂記



宜春黃忠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脩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堦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為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如何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



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為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為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為佛老亦或知此以為憂乃為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為專壹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梯禪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為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欽肅以啟發生之機人之為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為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况於風靡澗倒貴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以為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為考諸聖賢之言進脩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為之記

時中堂後記

皮以事氏故南雄使者之次子本平江州判官昭德之弟也嘗築別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時中又為之辭焉後數年以事氏歿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霖慨然思先人之遺意乃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得矣其兄繁為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而請予以意申之予曰時中之義大矣昔者



吳子之言必有以大啓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  
集何足以言之雖然蔡乃羊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  
人對待者出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  
矣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時中之中吾不敢易言  
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時中既爲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爲反  
中庸則知無忌憚者時中之反也時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  
忌憚吾可以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  
所不爲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  
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以靜教人其後曰莫如持敬  
敬之說要矣其後又以爲莫切於畏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  
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慎恐懼求時中  
者舍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之道如此耳使歸以語其  
弟若復得吳子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思本堂記

宜春黃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以來圖書器物  
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爲之記而告之曰  
尚論古之人莫如易書詩春秋之爲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  
加於此者乎噫公之爲元瑜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  
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  
古人者皆所以成己之能也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期於元  
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某以先世之餘慶出而  
食士之祿歸而有家於鄉顧吾族人昆弟子孫其初本一人  
之身也迺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之爲學者飲食  
而教之又於歲時具酒饌蔬果率長幼以享乎先祖庶乎凡  
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君高  
貽嚮如在於斯庶有以盡吾之誠乎哉取私田五百畝之租



入別儲之以備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爲之記焉然後知元  
瑜之真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爲道莫重於祭莫切於  
教而思本之堂爲斯二者而舉予安得不爲之言乎夫古今  
一道也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事有所不得爲志  
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己者取其得爲者而爲之豈非善學古  
者歟昔者先王之制祭禮甚重且大也粢盛牲殺器皿衣服  
之等甚備也求於陰陽鬼神之義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  
家則各有廟焉以妥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庶之  
不祭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稱之小宗未嘗不得  
專食於子孫之享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祀之鬼矣後  
世貴爲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爲世祿家不必有其田於是  
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道宜無以聯傷其族人矣而  
況於士庶人之家乎先王之遺教彝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

德爲聖人極其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  
之間其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  
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事近至  
若閭巷之間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旦出而誨之以所  
當爲夕入篤之以所不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  
世身無以爲教教不以其道或工文藝以事進取超游末以  
縱利欲遺君後親之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  
乎噫苟非真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  
想夫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籩豆之事

而無間於是斂福祿而敷施之通幽明之故合踈戚  
之情勸酬頌祝宴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斁也前二百年  
宗家太史公之言曰冲和在在一枝也其殆爲善思本者發  
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尚



有以推明其說而品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乎

誠全堂記

前上元宰臨江黃君景雲入仕于朝秩滿暫還有堂焉名之曰誠全因桃源宰簡君正禮池陽教授吳君京來求予爲之記簡君爲之言曰朱子語錄有云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生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學者則須是致力學問思辨行直是得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爲誠也即是言而觀諸聖人仲尼有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仲尼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此者豈瞻企思慮之所可及哉觀于聖人者觀乎天者也觀于天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所以爲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人而不違乎天蓋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

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君子以爲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交趾萬端而其常也不失故於其間可以窺見聖人之萬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去聖人一間爾顏子不幸短命傳仲尼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三子之言其至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充之者其惟顏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躰有以異乎孟子曰顏子其躰而微周子曰執焉復焉之謂賢蓋謂顏子也又曰聖人之緼微顏子殆不可得而見乎是故天不可以意見測也聖人不可以意見知也從之未由之際則亦可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稟性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其可以易言而輕以自命



乎哉然而學者之所以爲學人之所以爲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以易言之亦不敢不以此爲事也蓋嘗聞之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爲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之曰邪既閑則誠自存非別求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閑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敬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欠闕矣然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遽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以禮教人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矣一豪之分不盡則有一豪之闕而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全乎理之實者又當致力乎此所以入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集願學而未之能達也輒誦所聞以告三君子而記諸黃氏屋壁

###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既而延鄉先生孫 獲常甫教二子于家齋舍在蓮池上獲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既歿池上之居爲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意子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屬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脩身慎行以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爲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爲義爲善出于天性隨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爲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爲惡爲利不能察諸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潰冒衝突壅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有其焉是以欲爲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端也古



昔盛時聖賢迭作 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  
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爲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  
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冊而僅存於世其  
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昌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  
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  
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  
被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  
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  
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吳佛  
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  
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  
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  
墨誰能知之竊意思言也爲學之初猶出於自私之意岐路

之差其失大遠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猶爲學道  
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以竊自蓋之利  
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爲  
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  
於衆人之言真欲自致於君之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  
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先岐路之差則不可以不  
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三  
月朔記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丘詣荀尚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以從既至  
荀氏子弟咸在侍側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  
世人以爲美談歟後朱文公爲建寧陳氏作聚星亭畫贊好  
學之士  
傳誦焉太禧院判官陳君彦和家本蜀閬中文惠



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為御史時與  
予同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  
之南居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  
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鹿庵王公左山商公靜  
軒閻公揚公從周與諸名公卿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  
也今徙居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亦不忘其先  
也請為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  
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為古人  
矣若古人之自視於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  
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  
之時今聞令望如珪如璋而顯之昂之來集於斯者又何必  
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相從吾嘗為彥  
和執筆先世之遺德矣而彥和之美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

敬歷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與遊之君子蓋可知其人焉昔  
者文惠公與弟兄以執政奉其父秦公於家弟每有客至必  
擁笏垂魚以次侍立客為之蹙躑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  
子輩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寔當五星  
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童子皆知  
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子去國而適江湖  
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初不違於咫尺蓋嘗披  
衡茅廓豐蔀而竊窺乎勾陳大微之間以求夫天津析木之  
次其景光潤色煌煌煜煜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  
之德業衣被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於  
麗日祥雲之下則區々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謹敕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為其從孫堦龍煥來告曰吾太



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推官其後  
曰希白克世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為國朝之人矣有志於  
當時不及有所施而歿而孫曰煥今年二十餘而知為學以  
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取馬文困稱龍伯高之語以扁之曰  
謹敕請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困漢室名儒智慮不  
私於已然戒其子孫不嫌於辨別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  
薄謹敕之辨何其憂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時  
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  
往行有得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  
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困頌伯高之德則曰敦學周慎口無  
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効之不至者猶為謹敕之士以愚  
觀之果能以謹敕自勵雖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於是  
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為道蓋有存養之功而敕之為言深

有戒敕之義蓋必有間焉知其得於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已  
者如是其全於日心慎之於存養之初不使有一毫之偏雜戒  
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繆如是而致其謹敕之功  
者為學之要道也如大江之流而諸水皆從喪領之挈而舉  
體皆順果知所以為謹敕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  
而出一源而無間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托其似是之  
非以謬迷於當時也夫君子之為學也為敦厚而不為刻薄  
為周慎而不為疏鹵為無擇言而不為躁妄為謙約而不為  
放肆為節儉而不為奢縱為廉公有威而不為私昵者皆必  
謹敕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敬而入必曰戒謹恐懼  
皆謹敕之事其所以為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之說乎板之  
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  
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欲知敕之道乎抑之詩曰



夙興夜寐洒掃廷內脩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  
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交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  
至於事天之大數而至於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爲學之道  
焉何患乎效伯也不得者乎書以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柏友亭記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挺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於其土  
恒有而不衰歷時變而不遷見用於宮室器用至美而能久  
未有如柏之爲貴者也今豫章之爲木能久能大而適於用  
郡以此而得名稱楸柚之貢專在南服斯二者非他方之所有  
莫或尚之然而數年之前驟遇夫堅冰甚雪之交摧折殆盡  
生息僅存柏之爲植同其風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動搖則  
其所以受命於天托質於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土  
之近耳目所及托乎神明歲年千百者往二有之焉山巨壑

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辱於樵牧厄於斧斤  
何可勝數今有君子手植茲木於戶庭之間子孫保守而封  
植之內無蚍蜉蟻子之蠹外無皮毛支末之毀垂三百年鬱  
然干霄本固幹碩駢峙對立凡四其朋若豫章魏亭胡氏之  
家者宜乎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棣築亭  
其傍清江范德機氏題曰柏友而遂銘之後十餘年使其壻  
徐庸不遠二百里持以相視感喬木之如斯思故人之云遠  
因書此以遺之庸又請范君所以稱柏友之說乃告之曰君  
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以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  
君之手植歷四傳以至於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非其故  
胡氏能出有其家二人全其柏相與爲永久亦希有者哉然則  
棣也觀於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  
豈直友之二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國取



於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父子不失儒雅而  
溫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脩之必有得於斯者  
庶幾相頌以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道如何觀  
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浮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以致其貞幹  
之德德其老也操而勿志不行矣觀其久而固之節而遠慮  
不忽窺其其誠也存以敵物則必不肯開其口而能節而遠慮  
觀其器也有適於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以濟乎當出則有  
取於斯柏多矣柏也之為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乎  
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于官溪二之委為東湖進士之子  
所築西園在焉三世以園自命所謂小園二趣者皆以此也  
湖之水匯彭蠡為大浸今胡氏之居枕之亭在居室之右多  
古木奇卉而獨以柏名者重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寬厚煥  
澤見諸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或  
與野人釣叟徜徉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尚能援筆而賦之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宮寫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間乎  
民居官舍之中特為變絕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  
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筍撫之華蓋寸碧天  
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  
來城府致其憫世拯俗之意而游覽燕息於此蓋必有之郡  
人相傳唐文藻吳綵為二仙豈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於  
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所  
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  
迥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  
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  
沈溺於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於已而書其遇合之事  
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為文



辭閑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為詩  
章答問之意傳會以為說盡替之以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  
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自居易猶或為之而況他乎遂  
相傳信雖為其道者著文具之事亦多而莫之察良可憐矣  
蓋所謂仙者形骸花溪神明昭顯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  
有可以受請者乎昔陶隱居著真經數季夫久少女降楊生  
之事猶言之契遇合真道示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辨穢之  
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請主  
天自當恐懼情省一息不離纒帶可以因循權庸之燕暇以  
至十年之久乎詎異君也亦已甚矣夫兩使庸人鑿鑿無所知  
識更得以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哂也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因書此以遺其觀之善者余君素自無量而於於於於於於  
明云

余氏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  
日星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焉凌空倒  
景高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於塵垢之中沉溺於汙穢  
之下生死不出於旦暮起滅不踰於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  
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  
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  
曲淵注始達于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以  
其地僻而賦溥遠去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  
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似之余氏之彥曰敬  
以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質朴之鄉以其樂易之心保其  
敦睦之族舒舒然溫溫然吾聞而悅之世以為風氣日降情  
態日趨於薄而不復可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



人則敬之曾老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以瞻  
華蓋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去世敬  
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予嘗聞諸上  
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  
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  
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  
是也而後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而自以爲  
高曲見陋識而自以爲明輕矜以相尚臆度以爲知則其念  
慮之所與云爲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真所  
謂霄壤之間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內顧於家無  
甚不足之慮外視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澹泊  
而虛曠於入道爲近矣而又有以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  
之跡則日趨高明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秋高氣清予將

謁浮丘伯之神于山上尚能求觀子之樓誦吳公之言而記  
其千載之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吳公之  
門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敬審問之他日爲敬講焉是爲記

主靜齋記

監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題其齋曰主靜而求予發  
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自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疏其  
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羣聖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  
所以學爲聖人聖人所以與天爲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爲其根以是知動靜  
相因於無窮而太極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爲道一動  
一靜相爲体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說所  
以明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体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



各得其所其正也以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人極立而三才之道備於我矣其中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靜者蓋言太極也萬事萬變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切以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夫無欲故靜靜之一言則因人道以觀天之道最爲深著夫耳目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二云者未能盡至於無也周子曰寡焉以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爲無欲之漸也良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求爲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其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卽王靜之道無疑矣

橫渠張子又以禮教人動合乎禮所以踐乎敬之實也一豪之非禮則一豪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靜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切以爲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以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靜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足以知之卽其所聞於父師而困學不倦於萬一者如此宗吉以文學路高利以才識歷華要常入之情固足以高視一世夸耀一時矣反而求諸身心之學以極於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以名其齋而常自在之此其志豈可及哉不以子之老退荒陋而遠徵其說且夫世俗之爲學質朴者安於固陋不事猷爲爲靜而浮薄者以不踐聖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罔象高虛蓋飾疏鹵以爲靜者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之所慨歎而莫可止者也



趙君有得於已方資進用又有以扶其正而抑其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豈小淺也哉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履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弟覽觀而諷詠焉元統癸酉冬予謁告歸田而召還之使過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嘗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已作也昔人之言有慨于衷則永歌之以寄其意云爾孫君之書蓋為得之且溫柔敦厚之教孰有加於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為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峯為獨高別支曼衍而

西出其止也為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以勝之者矣其卒章猶有暫遊遽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亭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賦之也耶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似之李氏羣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伊吾庭戶聲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觴詠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從容於倚倚之間者乎噫郡之城於此者幾四百年矣其民今數十萬家所謂園池亭榭富者或過侈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翦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必遽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續以其子孫之讀書賓客之來於斯者尚有以識之也哉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徭記



昔在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照莫不來  
歸混一以來嘉惠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以遂  
其生養之道察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不得妄作此至元之  
治所以無間然也地大物衆豐豫繁息而有司浸弛於無虞  
而慢恭之漸興矣桂林之所統踰絕高險外薄海岳幅員數  
千里山川鬱結瘴癘時起 朝廷寬其徭役簡其法令吏乎  
其地者秩優而俸厚蓋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  
之難制則固有之若所謂曰生徭曰熟徭曰撞人曰斂人之  
目皆強殫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  
固自保因以肆暴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  
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厲以其義  
號令以其信堅甲利兵以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不遜者或

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格克殘忍之不厭是非不明而  
舉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良懦弱尤不免於動作  
况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扇動弗息 朝廷未嘗不思  
所以理之奈何執事者之弗恪非常之責昧於贖貨之欺而  
用否之差徒足以敗事而興誹經事酋卒所忌者割郡縣以  
扼其要害置廉吏能將以參錯其出入因其勇黠而用之官  
軍之脈絡貫通豪壯之心力効命陰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  
又以忠信廉介之官蒞其上明耳目必賞罰而持久焉不知  
出此而屢失良計以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苦可勝追  
悔乎

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爲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省之列  
薦以勳州萬戶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伯顏拜鎮國上將軍  
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以總其軍是年冬十月徭



寇以其衆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以  
出湖廣行省右丞完澤帥湖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以軍  
事屬公公軍逼賊擊破秀峰挑溪新田野渚等寨斬首二百  
級繼而右丞病卒公以隨省某處萬戶某處萬戶之軍以行  
公親臨陣射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遙源  
等寨盡克之生擒其酋唐上二十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  
一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川  
亦出道之永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千九百  
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邊遠寨巡檢所朱印招邑民還業是  
年潰寇又攻平樂府之攻城靜江之陽朔三年正月公整軍  
捕之湖廣平章樸馬赤至軍公軍破寇所據月虞等一十三  
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涇源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黃  
辛等二十二源擒斬一千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朶

兒只顏以湖廣叅政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捕破靈川縣境藍  
田米落等處潰徭之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酋潘光  
叔陸秀琳等來歸得戶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口歲願輸租三  
十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首三  
級徭寇盡潰發其巢得偽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命官之  
袍笏得為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以示斬餘寇八  
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復其業十一月以詔  
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荔浦縣咸水等二十餘處酋潘三十  
一等金紫等二十一源酋俸傳四藤之岑溪縣酋沈明等潭  
賀等處酋李百七皆詣公降計其地凡一百七十八處戶八  
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二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謀  
報賊攻賓州公引兵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寇  
三千餘人據北三都公遣千戶王世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帥



屯兵萬戶忽都答兒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得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以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下射殺三人忽都答兒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一人有賊挺身奮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戶陶庭蘭識之曰此首賊梁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四及從之者六人賊少却保山頂下矢石以攻我軍公發火炮焚其寨軍士四面構緣以上連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殫矢服為空斬首八十九級擒其尤強悍者十七人賊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賓州得常抗官軍者十二人斬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殺世為徭鄉導者潘壽撞人從賊者章明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北三都之餘黨保巖洞以竄謀知其處擁草洞口焚之無得出者時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日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橫州至欽之靈壁與省

陸之軍會攻賊賊潰又分公軍出永淳寧浦縣貴州擒六十一人斬首三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還其家十二月三日會省臣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定連擊中郭屯營盧村洞擒其酋盧權盧開斬首二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八日攻唐妙隱峒擒首賊唐公猛等二人唐遜等十人三年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廓洞賊乘高墜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間道上擒其酋譚公顯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鞠公顯聞海北寇酋所在公顯至韋千四在北江田巖洞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寇又礮石毒矢雨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寨擁車積其洞口乘風蕤之韋千四棄其寨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絕委積家屬殲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廓蘇村潘村等寨日有斬獲道險狼運不得採野菜以食與省臣引兵來賓州二月十一日有



詔亦以江西行省某官統其處萬戶兵平章忽都魯迷失海  
牙總之湖廣之兵平章其總之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  
十萬戶三人以屬公公引兵擊古野古晚杏洞擒八人斬首  
三十五級行次賓州遷江縣得古杏之餘黨十一人戮之督  
州倅張宜子擒寇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三十九人斬首二  
級三月五日擒古杏餘黨之酋梁七等二十二入初九日慶  
遠民陳中達詣軍門言柳州皂嶺李金甫子姪僭稱王號執  
我萬戶哈刺不花殺千戶乃蠻及流劫鄉村燒毀倉庫累降  
復叛投充屯撞窺伺兵機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去未易可  
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橫如民言督千戶蔣元鳳誘之出  
設伏擒之并李萬成等包弟又遣萬戶劉某與峇刺罕及願  
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三  
日還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上錦黃峽水確滑石等寨擒一百

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  
軍於嶺外公之威聲文著封部藉以少安矣公之同為帥者  
某人某人相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  
而已行省以公功言于朝者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

天子為遣使賜對衣尚尊以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入  
命官有差仍命其子妥因佩金虎符襲颶州萬戶鎮撫州行  
御史臺用監察御史伯顏鞞囊加乃等本道憲使郭某副使  
某僉事某某上六公實蹟凡幾章達于朝而朝廷信之所  
部宜之譬諸嬰兒飢飽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是以勉留之  
而未亟遷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阻深僻其人昔得為保  
障今怙以作亂者形勢之所擊也以蠻夷攻蠻夷古之道也  
藉撞人以制徭撞強而敗假融欵以制撞欵盛則又助叛者  
此方略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漲潦侵則乘



險出不測此又天時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密識之開轅門以延見四方之士無旦暮皆得通謁無小大貴賤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來曲盡其善是以上下遠邇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重賞之下首虜或濫公則差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期交患一失其當衆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之用所部歲當遷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用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為之是以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右之師老益以谷刺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則欲請於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明紀律以當險要之衝焉慶遠深入南丹荒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散未絕之寇日增月益萃為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其間以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 朝廷

必將信用之為無窮之利便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以予嘗忝國史也數錄其功多之目以相示集麻觀國初之位置中間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為作平徭記至正元年五月申子前史官虞集記

題吳氏春暉堂記

道家之宮有曰會仙者在龍沙之上得兼而名之曰龍沙會仙宮宮之道士吳明德豫章人幼學道於西山復其宮於既燬宮有別室甚幽邃謂之白雲深處明德喪其父雲卿奉其母居之謂之春暉堂直定鄉貢進士范淳既為之記而又求余言焉問之明德其宮蓋與秋屏閣為隣余聞會南豐先生曰閣之下百步為龍沙沙之涯為障水水之西涯橫出為西山江西之勝處也江西之登臨無不見西山而閣獨得其正面焉閣之所見不止於西山凡龍沙漳水水涯之陸陵人家



園林之屬于山者莫不見焉盡舟三往游而樂之不忍去又欲奉其親以居而欲親之樂其樂也後南豐兄弟皆為大官南豐自倅越守齊守襄守洪守福守明守毫守滄皆天下勝處常奉母以往來未必不至洪矣而獨眷眷於龍沙如此而卒不能使其親之常居於此而如其願也今明德何脩而能安其親於高堂以久其親之樂乎以南豐之不能得而明德能得之此余之所深慨也則余於斯堂也能無寒泉之思乎吾聞學仙者煉氣以養神煉神以養虛餘陰不存純陽粹明熙熙然其常春也無四時之辨焉是故雨露既濡霜雪既降候衣燠涼視飲食寒暖之節不無隨時而變者矣使其親身安而心怡不知歲月之久近非學仙者殆不得此明德其有聞於其師乎是為記至正癸未九月乙亥日虞集記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八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匯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西北諸源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涸其流南出多所灌溉而後與郡城眾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南與所謂臨水汝水俱合於盱江之水而東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峯嶺膠葛地勢回薄自官府民居祠廟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隘互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已矣是以無以宣其壅鬱去其壅底以來爽塏而至清通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之休



養生息蓋有所繫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於茲湖也考諸  
舊志容其進而莫之敢埋者舊已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郡  
置放生池時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辭用詔書即此湖爲放  
生之地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以祝人君千萬壽云  
是以有司謹治之盛觀善與民皆者也曾子固諸人皆嘗賦  
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尚  
進士業而務爲祿仕學道之君子有憂之是以常平使者都  
昌馮公去疾即湖爲堂率學者以從事乎爲已之學書堂祠  
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說焉而茲湖也遂爲風雲詠歸之地  
郡人士者艾童冠之至於斯也相觀而善是以徽菴程君以  
考亭之學從郡守部使者之請來爲之師游其門而甚知名  
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其  
人也蓋書院始於淳祐戊申未二十年而內附 國朝崇尚

學校建官立師士之效學於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執  
事者弗虔浸爲旁近墀塹殖利爲飛魚躍之高深溷以汙萊  
之交易川詠雲飛之間適限以畦町之縱橫吏民失及時之  
樂士子興茅塞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之爲田者方里而  
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夫豈不知千畝之士溝洫  
之浸皆可稼穡乎然而聖賢之相承謹修其制而不敢盡者  
所以爲天道地利之當然而不可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  
者之輕廢者乎此又君子之所當究心者矣是以仕於斯者  
豈無慨然欲復其舊乎蓋曰力有所不及者而已至正辛巳  
蜀人王君堅孫來爲照磨覽其舊跡而歎焉愛蓮之名徒在  
而中通外直者何見枕流之扁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注語  
諸其寮知事夾谷立以告監郡倅貳請按圖籍之舊而復之  
莫不稱善是時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租入無弊廩膳有常自



禮殿講堂門廡齋舍及壞而弗修者悉致其力而新完之士  
田之及侵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咨勸以承王君之志而  
幕老毫人趙君雷澤寔來克合其志按得其實即備徒役具  
畚鍤除損壞完隄防沛然而清流集淵然而止水停生植爲  
之光輝飛動爲之欣悅而郡將颺州萬戶邢侯惟明始作漱  
石之亭以爲之勸而放生風雲枕流皆如其舊自始役至於  
成功朝夕程督者錄事司達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旣而太守  
洛陽楊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頤而喜曰天將使  
吾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旣盡予得  
以與文武吏士酌芳泉以胥慶詠太平於無涯有不在於斯  
者乎郡幕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以得時錯之宜者以予  
旣老而僑於斯土也命震率其訓導唐登而以其府公之命  
來求爲記云

撫州路重修東嶽廟記

古者諸侯祀其封內山川蓋其形體之載神氣之通有感應  
之道焉而方社之制牲幣之數品節之宜致敬盡禮以行其  
秩祀不可加不可誣也今郡守受社稷人民之寄與封國無  
異也得祀其山川春祈秋報有水旱疝癘則禱之揆之有其  
義接一有其道神人之間豈有間哉撫州有東嶽之廟其來  
久矣邈乎南邦而泰山之雲蓋有瞻望而弗及者而精神流  
通何所不至則立廟貌薦腥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從而  
新美之其出於憂民之意乎夫天地一生物之心而已分四  
方而論之東則主生獄也者地之高而山之尊者也推其盛  
而及之是以有北乎廟舊記曰子城之東有高阜林木恠異  
時見人用弗寧廟始作焉以勝之也古之聖王鑄鼎象物使  
民入山林不逢不若則此祠之立其亦可哉臨川之俗衢巷



鬼神之祠與民居相雜大夫君子宜有以大正之是以存其  
可者以示其不可者則亦可矣至正二年三月監郡曲薛控  
同知郡事亦憐真治中周德林判官張克明推官于公說李  
德芳以時有事於廟而屋室圯壞於揭虔爲弗稱五月洛陽  
揚侯益來守是邦同寅協和郡以無事於是郡經歷趙雷澤  
知事夾谷立照磨王堅孫相與言曰人心之所向神明之所  
萃也斯廟也其有庇民之功乎民以爲可以庇已而有司弗  
加葺則非郡人之意也上謀於府公而府公從之下暴於閭  
里之民而民應之三君者各出月俸以爲之先城居之有力  
者爭相施與屬邑之人聞之率其賦以助郡錄事之長曰和  
尚居近于廟有幹材以是役屬之出納必謹朝夕必勤材必  
美工必良未暮月而告備上棟下宇故弊咸革丹青黝晦一  
變炳耀像肖之設獐威惠慈各當其狀禍福驚動稽首畏服

牲載醴幣遠近狎至其民以爲爲政者之撫已如此噫幽明  
一理也禮樂具於此休咎徵於彼受斯民而牧之其可以苟  
乎哉明在十月己未 聖天子見帝于郊升配  
太祖 詔書宣布恩澤滂沛山川神明之祀居其一焉郡守  
以下稽祀典具牲殺器皿冠服執事屬吏咸在升降俯仰衆  
樂並作迎休導和以稱 明詔千里之內耄倪感嘆而言曰  
幸哉先事而廟成不然其何以容 今日之盛哉時和歲豐  
安土樂業仰事俯畜奉上以知 帝力之我加次  
以見官政之我惠當與神明之祀相爲無窮豈不盛哉予方  
東遊匡廬道過郡趙君以爲言至西山之麓又使人速之故  
爲之書是歲之十二月三日也

趙氏義齋記

愚聞之君子之爲義也爲之自我者當如是明爲之盡乎已



而已矣無所與乎外也蓋其大原本乎秉彝之實隨感而見  
其端焉知其爲義也則擴而充之而究極其至豈曰假之而  
非有襲之以爲名者哉是故察之於至微辨之精而不爲客  
之雜也決之以至健行之力而不撓於外物之誘也以此之  
事夫以之事親其原同也以此之事君以之梯兄其分明也行  
之於閨門而妻子化之施之諸昆弟而家庭和之以之治人  
而人無不通以之理物而物無不順如此者其爲義之極功  
乎其子才於一事之末者辟諸潢汙不出於有原則不日而  
竭矣是以君子貴乎知本也毫之君子有居凜水之上者曰  
趙君明之扁其居曰義齋其齋居也攷諸義者固已詳且密  
哉蓋聞明之夙喪其親也有二弟焉長者方髫鬣幼者猶強  
裸凡所懷其幼而待其長望其壯而勗其成無所不用其至  
焉及其授室也其夫人經營有方率循無怠慈惠而習禮親

感善之君子美之既而分田與二弟二弟者辭不肯受涕泣  
而言曰微伯氏無以至今日何忍割蓄私有乎明之曰此先  
人之業也受而耕之以奉公上之供以長子老孫明先君之  
志也其勿辭二弟者固讓而不可得則各以百畝爲伯氏壽  
明之曰吾亦不敢過爲虛文無以成吾弟辭讓之志別爲之  
備以待日也一家之間忠厚友弟之風有如此者不亦善夫  
歲侵明之出其餘以給不足飢者與之以食病者救之以藥  
殯者送之以藏孤貧不能嫁娶者有以助其成鬻爭不能平  
者喻之以理而化年且五十以行義擢臺府郡系辟交薦  
一無所受詠詩讀書與良朋居善教其子至於能仕御史部  
使者用之方伯連率進之清慎明敏有譽於時而明之至于  
今欣二然樂其壽康或曰此其行義之効云明之之子雷澤  
長幕府於臨川及門者以予所聞而問之曰信則又曰義之



爲義也天矣安得一言以爲吾親悅之乃爲之書曰仁義禮知之爲德行之人倫日用之圖而已矣自道學未明以憂人之憂急人之急排難解紛忘已循物以爲義者蓋不知此道也明之自壯至老垂數十年其見諸家庭者如此豈以外爲義者乎今夫隱居以行義明之旣得之矣推之以及人使無一事之不合其宜無一物而不當其義則有待於後之人學以優仕者乎

### 浩然樓記

臨川郡幕長趙君師舜爲其表兄周世珍伯仲求予記其所謂浩然樓者予久而未有以爲言也而其請至於五六而不倦師舜於其中表年兄思所以激昂而發揮之其情不亦厚乎乃爲之言曰來之書得得孟子之言浩然者一其一則將去齊而謂其歸志之言也其一則爲門弟子言言養其氣而

至於浩然者也世珍兄弟方盛年未爲祿仕也未有遠遊也其不出於歸志必矣昔其先君從宦於閩早歸乎鍾阜勾曲之麓豈識其先志則予嘗已書諸其墓矣今夫海內宴安金陵爲東南之勝才智之士懷藝抱器而待用焉則登高望遠俯仰今古論說形勢成敗之蹟人物臧否之異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浮大白以迎長風發長歌以送皓月而世之所謂浩然有如此者豈不夫流俗千百十一哉然予觀子之樓有浩然之題而竊有繫於予衷者矣始予之壯也父名之師教之名之曰集而字之曰生蓋孟子之言曰是氣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義也者萬事萬物之當而無有不善者也集之者辨於善惡毒利之幾慎諸應事接物之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敢有一時之間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不敢有一事之失也於是退自省焉酌酢萬變無有不中反求諸心



無所虧欠故曰非義襲而取之也及其久也庶幾所謂浩然者生焉嗟夫僕之愚陋不敏奉遺訓于茲五十有餘年載二統二而未有充乎父師之意是以觀斯樓之名而重有慨焉夫將有告於人不以其素所尊信而親切者告之則於予心有所未盡也或以爲迂闊於事亦所不辭矣是爲記

### 環碧樓記

古之爲民者士最貴以莫重於務農士君子竭力躬稼以奉其親則務農之事誦詩讀書以脩己而治人則士之事舍此無所用其力焉此古人之道而後賢莫之能違者今布衣孱帶而居者不足於奉養則文史之業或有所不暇賦畝之外撥於錙銖控刻機智生息可以饒足而君子之行慊然此賢哲之所憂而近世之往二陷溺者吾從文之夫周維翰獨不然謹禮義之大閑脩愛敬之恒節以事其父母兄長以育其

妻子斯可謂之士矣而屋廬之外皆田園池沼治生之具取給於是穀粟絲枲飲食服用無不豐無巧取公上之供無缺鄰里之好無間所謂士之農者其庶幾乎至順庚午鄉里告饑人不安其居維翰仰事俯育靡有遺失濟饑賑乏樂施不倦猶能稍存餘力成樓居以奉親讀書名之曰環碧求予爲記之久不暇執筆問其所以命名則曰其樓據平曠之野四外奇峯秀巒皆在几席而黃山之水紆徐曲折十四五里環注樓之前後是以名也予乃爲之言曰爲學治生之道貴精敏而不貴急迫尚寬衍而不取浚慢爲斯樓也觀乎山水之勝可以成其業焉近世縉紳先生有二事不偏廢爲傳家之永圖其在此乎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八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九

歸田藁十三

雍虞集伯生

說

海樵說

幹君克莊謂余曰入樵於山我樵於海山有木樵則取之海無木而我樵之者俟於海濱有浮槎斷梗至乎吾前者取之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自命曰海樵子素知我願申其說以示乎人焉予乃爲之言曰自生民以熟食爲養而樵之功爲大皆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象木巽火爲鼎鼎者烹飪之器風自火出爲家人風亦木也有木以傳火而爨炊焉則可聚人以爲家蓋言非木不可以熟食非樵不可以得木云耳目木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故不勝用焉其浮于澤者則爲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毀者也



木在山下曰蠹蠹壞也取其材不可以他用薪之可也下於澤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者也子欲於此而來一日不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幾於迂乎雖然請試言之黍稷稻粱生乎田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犀象珠玉不生於中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以爲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意於期必而任運於自然則樵於海庸何傷乎是故已之所當得者已不可以去之人不可以奪之其不可以得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以得之其有盡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以前其心休休如也然而衆人得其所得足以給已而已君子而得其得天下後世莫不賴焉天地生一時之材以足一時之用生一時之人以成天地之功時未至而強於有爲則扞格勉強而無以成其能時至而不能有所爲則

負天地之托猷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器於身以待時也子立乎浩蕩之虛茫茫之表不可必得者忽然而得之指窮於爲薪而已乎大烹以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樵之事乎是爲海樵說

孟宗魯字說

昔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游於天下而反魯刪詩定書係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豈唯當時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蓋莫不宗之豈唯天下學者宗之巨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下萬世宗之而莫能繼其宗韓子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仲



尼之學唯顏氏魯氏得之顏氏先仲尼歿魯氏再傳而得孟子  
子疑諸天子諸侯之族則百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  
萬世皆宗魯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以當之前進  
士變理淳化爲余言鄒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  
之裔孫也其字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稟忠梗不肯  
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名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也爲求宗魯  
之說焉故予得以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者孟氏所以得周  
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以仰瞻乎魯而若宗者未及謂道  
源言也今請中言之孟氏之學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  
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具在方冊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真  
爲能宗魯者矣

平心說

吳澄叔盱之丹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旣從而書之而又求爲  
之說以余所聞心之本體虛靈不昧無平無不平者其有待  
於平者血氣之知覺也然人能湛其氣之本使其發不得有  
所放軼縱肆以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可言也亦治身之要  
也陳太丘所謂平心率物亦謂平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  
病故無真心病其病者心包絡耳真心病則死矣此言良足  
以相發明也澄叔有丹術請問焉所謂方負徑寸混而相  
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者何所礙象乎所謂原本隱明內照  
形軀者何事乎所謂上下兩弦卯酉沐浴乎平之謂乎

新喻蕭淮仲又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父之又字仲又其從父適之求予爲之說無  
以爲說也然予北游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里海濱魚  
鹽之利足備國用汗澤之滌衍隰之接採拾漁弋足以爲食  
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糞蓋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漢



以來屯田之舊雖稍葺以贍軍事其在民間者鹵莽甚矣麥  
苗之地一鋤而種之明年晴雨如期則狼戾可以及衆不捍  
水勢則束手待斃散去而已其散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泄無  
隄防以衛衝冒畊之不深耨之不易是以北不如齊魯桑蚕  
之饒南不及吳楚杭稻之富非地之罪也予於是有感於取  
又之說焉予欲淮之觀乎淮之爲地而致其治之之功也蕭  
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也  
之所因藉如其爲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始其產物之博矣  
詩書文藝之學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防也至深畊  
易耨發歛以時則在子矣嘉穀之存秋皆自父始是爲仲又  
說

劉瓊彦溫子說

太和劉彥溫名瓊溫王之德也故以爲字而求予申其義焉

予昔年在京師聞極西之國有獻其玉于朝者使玉工視  
之還報曰此真玉也緼之以續火弗能焦浸之寒泉冬不能  
冰則其真也不然則石之似而已矣君子曰工之言奇而未  
知尚德之說也石之似玉者不曰白乎光芒之璀璨圭角之  
廉厲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頑確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  
謂堅也詩曰溫其如玉溫也者豈非玉德之盛者乎是故以  
之而礼神則爲圭爲璋爲琮爲璜爲璋爲璜爲珩爲璜爲鼎彝  
君子服之爲弁爲旒爲環爲玦其用莫貴焉其輕浮而虛躁  
則不足以爲用硜殺而閤抑則不足以爲聲是以溫之爲貴  
也善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躁妄也言不敢有匆忽也氣不  
敢有忿暴也聲不敢有譏激也退而自治其心如臨師保必有  
懲窒惟恐其放佚顛倒至於不火而熱不冰而寒則安乎其  
危矣是以溫之言其真玉也哉

忽



鄧漢傑改漢淳字說

臨川吳先生曰鄧顯宗吏郡縣百十月遇事別可否重然諾敏戢而守法慎行而敬身卓然完美未嘗望一事之責自國朝設科取上巳入官者或不自廉慎趨學世態名敗身辱萬一幸不敗君子之耻多矣是皆有愧於顯宗者也先生既歿予嘗識其書後以勉之大人君子之相許如是子之來日方長仕途方開非十倍千倍加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同漢明帝廟號自此至今有襲用之者殆不可以爲名也且其字曰漢傑於君子歉然不自足之意不亦缺乎宜更曰宗顯光故曰篤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其名從火從人而字曰實朱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曰晦先哲之所爲如此其可不則而効之乎顏何人哉晞之則是勿謂擬非其倫後

學者必効先覺之所爲固其務矣然則子欲子之宗必顯乎鄧宗之顯莫顯於漢大司馬高密侯子之遠祖宗家大人也史臣論其所以致勲名若是其盛者本於內行淳備淳有厚而不襍之義焉備有周而無缺之義焉而該之以內行者蓋當反而內求無所事乎外者臨川先生許之也重則教之也深必於宗家之學致力於內行澆風薄俗將爲之移天之報之者豈特爵祿之顯而已哉以淳得顯其理灼然無疑矣宗顯舊名在仕牒選補之日以是言諸官府而更之若以淳之字爲可朋友自此初而勗之可也

趙孟昌以順字說

浚儀趙孟昌以順其父命其名與字久矣他日請爲之說焉順德者昌其有取於二老董公之言乎吾聞順其德也昌其効也德進則效斯進矣乃爲說順之義云順也者子道也傳



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而順之爲道非直阿徇曲從之謂也順乎理而無違斯可以爲順已故又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實也無妄也人之所以事天者此也子之所以事親者此也是故不順乎理者皆妄也所謂理者何也仁義禮智之所以爲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以爲倫者也不聞良師友之言則無以開其端而啓其識不得於聖經賢傳之旨則無以致其力而造其成是故明乎理而無敢違之無敢違之者所以爲順也無違則無妄矣無違無妄則德之所致安有不昌大者乎記禮者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先儒謂有諍者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此又所以行乎順之節也其要在於順乎理則無所不順矣以者能左右之謂也夫如是故可謂之以順于今清門可不務乎

趙孟誠以信字說

浚儀趙孟誠以信其父亦名而字之矣他日亦求其字之說焉誠難言也而信亦未易言也周子曰誠五常之本而信則五常之一焉夫誠者惟天惟聖人能盡之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天與聖人之所以爲誠者如此然而一言有一言之誠一事有一事之誠學者可以致力焉子思孟子之相傳曰誠之曰思誠皆日人之所以希乎天也古之爲學者學此而已而出之不講者多矣而姻親之間有以此命其子者予安得不爲畧言之乎夫信也者先儒以以實釋之傳所謂主忠信所謂言忠信皆求誠之方也孟子所謂有諸己之謂信云云漆雕開之答孔子曰吾斯之未能信此皆學者用力於此而反求諸己而有以知其至不至者也是故誠難言也而知以信者其亦善學者乎昔先正君子有教其門人以誠者學者請曰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



此雖未爲論誠之究極而不在妄語則以信之一端也以信之道自不妄語推之察之於方動之幾謹之以行事之際而一實求其所謂不妄者焉則庶幾矣

易晉用昭說

易晉字用昭蓋取周易晉傳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其父景原甫求予爲之說予嘗聞之心之本體虛靈不昧未有不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爲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明睿所照者聖賢之所謂通而大者也考索而知者衆人之所以塞而小也故善爲學者求爲通者大者而不願爲塞者小者庶乎其本然之明無有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出於大公至正則謂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息小智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

譬諸舉管以窺天數鑿鑿以爲至其爲用也亦狹矣况乎察之愈失而明愈昏者乎是故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試嘗即其知覺之動而求之豈夫性命之正者擴而充之則聖賢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氣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所事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且晉之爲象日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時也亦知夫有不用其明之時乎不用其明者日在地中之時也非無明也不用其明也必有靜也而後有必啓其動必有晦也而後可以生其明晉也果欲用其昭乎勿表暴勿浮誇勿淺露沈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謹畏乎閭室屋漏之中有以存養之久篤實之至自此而用其明明何可禦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予姑誦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以此求之

易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以爲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以生有不  
可以名物而擬諸形容則其然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於至  
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天之清則極其至而無所他之者也斯  
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是非大小消長進退而有福祥  
殃禍之徵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  
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  
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  
諸己者均有是以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景原幼子元  
名明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改景原求至善之  
說焉或曰以至善字其父子不以泰乎噫學聖賢者猶以此  
而望諸凡民爲人父者豈可不不以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  
孔子之教則己之德不知所以明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  
可得而新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以期於至善乎  
從事焉愚不敢以一言驟之也

書

荅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審覆候清勝深用欣懌余兄每歸必誦  
閣下所以爲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遠爾西行  
其感甚喜但喻及學春秋之說以事主進取而不及窮經爲  
己之意區區未之敢知也春秋聖人筆筆所謂性命之書彼  
泥胡傳以爲能舍四傳以爲高者此其人且不知學焉取以  
語春秋耶 朝廷設科取士正求實學今徒以施平日之談  
論固已非所謂經學及用之場屋又別爲一說不亦未之又



未者乎科舉定制雖嘗舉四傳之自然有真學者即所出題  
據四傳之言辨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以己所得而  
折中之以見其所學豈非明有司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  
區之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說者可以措諸行事而無  
疑應舉之時直以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則付  
之義命庶不愧春秋之萬一也託斯文之契甚深又辱下問  
不覺拙直唯故久念之更有以見教焉

答張萃性書

集今年二月始得去秋陳武憲令嗣轉致許益之先生門人  
所撰行狀及其孤所致幣德以集嘗執筆國史擬諸史遷使  
有所序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為言而德性道學之淵微  
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而僕早  
忝薄祿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長曾無一日之雅徒想家

其風致其起敬至其門人頗見三問其接受之要多所未  
解及求所著之書但畧見其詩集傳名物抄而愚陋又不足  
以盡知其為學之所至也是以逡巡久之欲答諸賢之書而  
不知其字無以達鄙見敢與萃性言之昔子程子沒叔子為  
行狀張子沒呂與叔為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  
之墓者呂門下也是皆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  
呂公之言曰不敢讓知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  
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黃直卿李方  
子作朱子行狀解講子之墓銘錄未見豈非門人之言是以盡  
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待於他人之言乎余之觀  
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何敢於不知之賢也以此觀  
之諸名公知先生而舉之者甚眾安知無文其其人之可求  
而僕非其人也禮聘一載因率性復之兩行狀所述多所未



諭數月之間嘗與友生講門人細讀而詰問終嘗得其統緒之  
會歸以觀其成德之始復輒亦別錄而疏其未未敢即達或  
諸賢不吝賜教當備陳以請則雖不作筆亦奇辨為學之體  
要矣舊歲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輒此寄上裝中言有四書  
叢說固略無所聞而所是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  
道傳太常已為評先集得來字刻未已傳始集若病山林  
亦莫克見因率性得二見之甚秘師道法則善人多許先生  
何可得哉習風不勝感慨相望幸千里彼地雖必以考德問業幸  
甚

太廟桂樓書

伏承遠賜羊書陳古今家法之規委手百拜如獲諸書掌此足  
以見閣下不以鄉里言全用為學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  
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矣為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

所敢當惟有皇恐問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  
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二光不為之蔽虧潢污載道  
而大陸不為之昏執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磧汰除而黃  
金獨耀區區各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  
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報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驟  
而讀之如雷雨既盈千頃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  
舟寶藏充溢旗旄在前者數在後者數在列雅歌投壘浪波  
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跡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佔畢之  
小子迷替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冊俾叙  
其美亦難乎姑述謏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  
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命令純厚不隨德俗恪然以隱居  
奉親為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自疾之故尚無他故或得  
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荅不能詳好伏惟暨



念不宣集編首序

題跋

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

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以廣東元帥宣慰王公都中書訪集於臨川山中而相告曰世家濟寧之鉅野去夫子闕里二百里而近先太父謙齋翁始就外傳時出游孔林而學焉是時干戈未寧六經板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抄寫以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至者尚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至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欲刻梓焉者費筆札之勞以富函泳之日未及如志年九十五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蓋甚欲為之而未克也從事江右憲幕辟澗閩椽得學製錦於海濱秩滿少留於家君願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

就既以北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重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板加厚字加大命子某謹繕寫不敢忽猶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久於模印而無壞願書其事諸經板凡若干四書板凡若干其大父諱從道其父名某云昔漢建寧中命諸儒刊正六經去其穿鑿謬誤刻石東都大學門外一時觀視摹寫者車日數千兩甚矣學者之好之也如此傳哉東魯自有李氏所刻書以應四方之來求將何愧於東都乎烏乎秦滅經籍內聖外王之道蓋以微矣賴漢儒撥拾於散亂煨燼之餘師生授受蓋千有餘年而後有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以至於朱子出聖賢之學始大復明於世者夫四書者實道統之傳入德之要學者由是而學焉則諸經可得而治矣昔在  
世祖皇帝時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說於江漢先生



趙氏深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澤民以之私淑諸人而朱氏諸書定其國是學者事信無敢疑貳其於天理民彝誠非小補所以終始學問來世文不在茲乎有得是書而誦之者庶幾盡心焉豈惟李氏之說盡亦儒先君子之意云爾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黃勉子勛說

豐豐孟敦勛劍茂紹勛勉爾雅曰皆勉之義也子勛名勉字勛其義固同矣懋哉懋哉皋陶之所以勸禹者在禹必有所勉之事豐豐文王文王之所以豐豐者亦必有文王之事矣在大聖人無待於勉而猶有懋懋豐豐之工而況於學者乎然而爲禹與文學者頌詩讀書而有以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傳則亦有用之地乎子勛之冠而字也數年矣得於父兄之所屬者至矣集何以爲子勛言哉子勛用志不襍脩學不輟真有勉勉之意焉蓋勛與勉之爲言皆用力加進不以己得爲足而畫於所至之地而已是故必有其事而後勉有所施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彼梓匠輪輿陶冶追琢居其業以致其精久其藝以造於成非勉不能也君子之所以勉者其在於學乎勉於學致於道之謂也先



王之時道德一而風俗同師之所傳弟子不敢易以忽之也  
古之所授後人不敢輕以變之也周道既衰異說並起孔子  
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失傳之憂是以著爲成  
書傳之後世所謂建諸三王而不悖管諸鬼神而無疑者也  
異端並起高妙宏遠專門訓詁之士不足以勝之於是其間  
聰明近道之質非不知勉勉以爲工而所勉者不必出於天  
理民彝之實父假不歸遂終其身而自以爲得之者多矣亦  
可哀哉濂洛諸儒出而先聖之絕學興於是子思子所憂者  
遂有所託而生民之類始知有所宗而自反於天之所與也  
然傳其說者未以君子已歎其或悖於師蓋其知或過之弊  
也於是後賢辭而闢之廓如已學者由是而勉之尚何他求  
乎然後知子思之文兄師友誠有以命之矣大抵學者欲勉  
而中輟者始不能真信聖賢之言而湯爲他說之動搖或執

於一偏之固而內無所自得之實或迷於岐路而不識其差  
或久無所發明而終於自棄是以無以盡其勉之道也歟先  
賢之立言蓋出其已成之學審而後言者也篤信力行必當  
無差而有得矣或行有不得則反身而求之必未有不通者  
然後其所勉必如射之中的車之合轍任重道遠其在於茲  
乎子思姓黃氏家臨川云雍虞集書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

跡田藁十四

雍虞集伯生

題跋

跋劉資深墨庄後

清江劉氏墨庄之說具在方策著乎當時傳之後世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為靜春氏作墨庄記始有以啓學問之大原以達其期望之先志臨川吳子為公非氏之八世孫自得兄弟作墨庄後記以農喻士因田之有上中下以喻學之品級以終朱子之言焉其所以為墨庄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為之御而車弗駕也終不能以適遠扁鵲為之醫而藥弗飲焉終不足以已疾先出之言一公之記紬繹而服力焉可也請因田而申言之墨庄之興至于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耕矣高曾至于雲仍



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孰矣浚之以忠厚之源濶之以詩書之澤其歲有所獲者匪今斯今矣二公猶田官然示之以耒耜之利者朱子之言也別之以嘉穀穉穉之分者吳子之言也善爲田者將爲嘉穀乎將爲穉穉乎勉於耒耜之利乎將不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於斯莊也蓄焉播焉其有獲也必矣必也如一公之說得嘉穀而種之則其爲實可以衣被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題吳先生真樂堂記後

樂發於情者也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而無真偽之辨蓋雖不中節之樂亦由其情之所感以爲樂而不待於爲爲也惟君子以理命氣則其樂也無妄乃可謂之真矣讀吳先生爲劉天爵作真樂堂記慨先生之不見感其言之如新故書其後而歸諸天爵云

跋艾聖傳二絕碑後

集歸耕臨川山中道至城府問故家舊族於郡人聞艾氏最久遠願見其子孫而徵世德旦日道孫來謁見故宋郡守徐公霖所題如松甫墓銘後已著其五世矣天曆己巳故翰林學士吳公所題則八世九世矣何其盛哉明日往謝之道孫以集升其所謂中和之堂見其五子十孫二曾孫皆循循有禮度其居中郡前覽夷遠後擬崇固在者季宋顯官貴人邸第相望今無存者而文氏之居則曾子宣故宅也郡人推以爲最勝觀以時考之紹興艾氏以舉鄉貢在此則在子宣蓋無幾時也道孫又言昔東偏樓藏書萬卷內附後多遺失而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保其世德者乎鄙薄之夫驟起倏仆者觀乎此亦有所感發已夫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即受

出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清要之任時游 廟堂禪贊

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

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

內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恠為青

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為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

實自公倡之公既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淺學末技濫奏

於空乏之餘殆不勝其媿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

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部近縣親書五

十日所為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于再三不忍去手見其

冲澹悠遠平易近民古人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為政

不大聲色以為厲而嚴重崇高隱然太山巖人之勢又豈硜

硜悻悻者之所為哉相望纔三二四十年而風聲氣韻平潦

絕敦厚之風猶可繼耶敬書其後而歸之

書范左司事後

按胡公之貶在紹興十八年范公之請祠相去時不遠其父

猶在至二十二年則范公丁父憂蓋不獨為其母以身許人

也其行述秦檜有舜文但領取侍從去向用兩言之語而行

述乃書除兼給事中兼樞樞密副使則是既以從官登二府

矣檜何以有此言也當時文臣少除樞密副使又不知左司

便可兼給事中否檢正稱三省亦所未曉揭公史官也必有

所考集未之知也

題韓羅氏世譜

集嘗待罪 著廷勲臣諸侯王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忠

敵王社稷大臣勲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事其族

系則未之知也其族孫燮理普化舉進士高科有斯文之好



其仕於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衆建諸侯各有其國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以聯絡其族有來地以食之疏弱者蓋鮮矣忠敏以王爵食順德實未始去 朝廷父子相繼出鎮中外倚重未嘗就國而即安是以一從之孫已有困乏之嘆然而物不能兩大譬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暢達或在於彼或在於此豈有常乎

國家興王之初以幾畧著功及夫危難之間身任社稷之寄承平之餘天下無事則以文學政事顯著而繼之固其宜哉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豫章黃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苑岡分寧之雙井雙井之子孫衆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黃載萬載之族有大史文節公之從弟中郎中諱叔弼氏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愛而觀之見其終崇之世登進士第者相望

殆數十人衣冠文敏歷歷可數求諸郡乘莫或過之集嘗見太史公家書言馬鞍山事曰冲和偶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槩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盛大者不啻已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清節百世之士也其能保族於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任以奉承其詩書之澤江海之流始於涓涓松柏千仞起於豪末德榮其母自卑而慎之哉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己之所當為分之所得為力之所可為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未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仕有世祿民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親戚隣里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事也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



如古大夫士之家農工商繇兼并無藝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絕於是君子又因時宜而推其惻隱之心以行均齊之道以救一時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已臨川之宜黃曹工部家簪纓華遠鄉里稱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戶弗墜故翰林學士吳公序其家世其詳益可以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舉族同心慮事周悉蓋有前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隣里之意慨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綿遠殆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之變 朝廷不愛一官之冗以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虛濫以爲欺速報以自衛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淺乎

跋曹氏世譜後

南豐曹氏之族其在金溪者以故宋南安守任于

國朝命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冲子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醴醴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爲族譜叙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系以爲溫彥博高士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記鐘銘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盛之至也曹氏一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時文敵之懿度越今古文肅貴爲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父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覲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爲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以爲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旣多支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塗之人士



大夫家著譜者嘗病之而文廟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  
世緒既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  
此小宗附於大宗之微意也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  
也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三百年間人門並著譜無遺闕而按  
察公兄弟二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  
豐三君子以來金谿又其一興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  
初有黃門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荊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  
亦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既自為郡  
南豐又別為州其居金谿者復為臨川之大族何其盛哉集  
嘗待罪 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勳臣世系承詔撰經世大典  
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於  
故老而後謹書之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疑於後也乃若前  
朝之故家遺族僅存於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

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  
夫

跋劉墨庄世譜後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渡後  
如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  
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  
卓卓有述者及他郎官鄉監以下尚多有之內附

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  
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  
木韓氏子孫近得見譜於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庄劉  
氏自清江來金谿遂為其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三百年  
之家世及其文學交游之懿輯為三巨編何其備哉噫詩書  
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於天下而貽永於後來矣



題先丞相憲臺親帖

右先丞相雍國忠肅公五月十日憲臺劄子真蹟當是故宋乾道七年在相位時與洪公遵之書也按家傳是年五月丁亥後殿進呈文字次上曰洪遵近日職事甚留意公奏云遵言建康寨屋間有木植小者若欲覆瓦須當抽換臣昨因問李澤乃知蕪湖當塗兩寨木植甚小不能勝瓦此皆太平管下縣也故遵以為言上曰遵朴實不欺如此適有中使自海上還言馬司人至新寨無不歡喜皆云官家愛惜士卒它日調發止過一水便可接戰免得臨時道途之勞公奏士卒却知陛下聖意朝臣喜為紛紛之論者聞此能無愧乎上曰然劄子中有紛紛之說正與此同故知此帖與洪公無疑丁亥正其時也阜陵無一念不在復其先業丞相左右之雖微細經畫內外之志相通如此尺素流傳人間而家乘所載昭合誠之不可辨如此夫後百六十九年豫章甘璋伯昂以其家藏此帖示集集謹考其事而書之曾孫集謹書

跋宋文公先生與黃商伯書後

按此書當是先生守漳州時與南康黃君灝之書也淳熙十七年庚戌四月先生至漳州所謂至前由省自劾未回者當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文字也十月地震并以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求去又明年始去州商伯與先生論學如陰陽五行仁義禮智物格知至心喪等書具見先生所畱書先生嘗有書與商伯云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為者是可尚已學者周喪古道闊齋所謂平正精切之學歷練世變而用力尤切者讀之竦然至元五年二月 日後學虞集題于臨川城中



僧舍

跋吳先生新登譙樓詩後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郡新作譙樓部使者郡監若守請先生  
觀焉先是先生以第三子京教授部卒來就養焉登樓後賦  
此遂出城竟歸其鄉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至於此有不得  
而自已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孝之書言脩己治人之道而中  
庸之書則子思子憂道卒之失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  
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卒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卒不傳千載無真儒嗚呼此豈有幾微倍謬  
疑惑於其間者乎陸先生王丞相察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  
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如是  
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所可望哉吳先生微疾之言蓋有  
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  
謂至於此而不得自己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表明善求集  
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元己卯七月既望虞集書

重書黃子中澄波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  
事而不以為標酬酢萬變而不以為勞世不見知而不為之  
愠時見用而不為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  
心而區區饒食且羹燔膏之罄破釜之失而愀焉以動執焉  
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鐘之分觥鮒麇益  
之盛一處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  
最靈靈無積充之道故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  
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  
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  
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



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漢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崖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矣明辨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以余嘗謂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蓋春黃氏之先以澄源名其堂余嘗爲記之其子虛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源之義故爲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想小人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爲世所咨嘆至以顏子月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爲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爲非而畧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爲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筐羹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而顏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况於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爲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終以好學歸之孝者孝爲聖人者也周子曰孝顏子之孝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源在其中矣

書先世手澤後

崇仁陳氏所藏我先大父知郡開國尚書都侯手書九幅其一與主簿公其八與主簿之子校勘公先君因史參政郡公



千書二幅皆與校勘公者也校勘公之子德仁命其子宗蕃  
裝爲一卷而命集識之集謹考家乘故宋嘉熙己亥之歲我  
丁姑歸于陳氏爲安撫公之夫人有二子湖南節推同祖江  
西運屬懷祖也而主簿公則安撫公之親弟也夫人以歸陳  
之明年以郊恩封安人淳祐二年壬寅以漁野陞正郎封宜  
人九年己酉安撫公沒寶祐四年丙辰尚書公解永州郡組  
將適臨安道過臨川宜人率其二子迎伯舅至崇仁因得項  
氏故居于邑南門之外留居焉而吾家之居崇仁自此始尚  
書公居此二年有沿海制參之命適行都景定元年庚申  
國朝大兵臨鄂渚江南震懼

世祖皇帝入登大位兵還江上稍安是歲尚書公去官來崇  
仁十月宜人以疾終而運屬先一年歿矣明年尚書適行都  
又明年癸亥有連州之命歲甲子咸淳改元之連山道過崇

仁小留於寓宅秋暑之書是其時也其八書則連州所遺書  
中云請校勘公之女暫奉運屬香火權宜以慰存歿之情云  
耳校勘之女後歸中書李公諸孫而宗蕃之仲弟宗紀爲運  
屬之孫矣其欲爲校勘致一官者深知校勘公之材器可用  
於世也其曰思梅先生則德仁之本生父也當是時思梅猶  
未登乙丑進士第而名譽已著於時矣其曰蓮塘之居即所  
得項氏宅也其相託以俸餘經營者亦可以見財用之入無  
不可對人言而親戚之忠厚相信也二年乙丑尚書公薨于  
連先參政護喪還葬吳郡其二書皆自吳中作也先宋旣亡  
先參政歸自海上力不足以適吳以至元甲申之歲復至崇  
仁猶與節推校勘居今五十二年矣二公與先公先後去世  
已父虞氏今五世陳氏有六世孫矣集雖無所肖似徒保遺  
書以與德仁相從於澹泊之鄉百年之好庶幾無數後之子



孫尚有攻於斯文哉

跋柳誠懸墨蹟

余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嵇叔夜絕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携歸蜀物是時余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編勒之精否摹榻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鄆人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經真蹟非唯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于界畫粘綴硬黃撫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几格臨玩僅半歲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謀致榮乃得絕交書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自障成痼略不能辨波磔點畫於茫渺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邈然不知深爲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跋山谷書蕭濟夫墓志後

古之君子其擇交也尚德生而與之游也無愧色歿而爲之言也無愧辭其山谷先生與蕭君濟父之謂歟故其所爲文章翰墨若有鬼神陰相之是以好事者雖復巧取濫亦流轉垂三千年終爲其諸孫相所得和氏之璧不毀於秦庭鑲鐲之劍終歸師子延津物理固宜然也噫蕭君之德黃公之文學士大夫往傳而誦之又矣故不待於盡見其真蹟而一筆一墨出於先取貝之手先世之遺在子孫當藏之在他人不必要固獲也然能登晉臺而廣之亦足以少厭好事者之心乎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著廉使吳公公可堂之說凡經傳論不可者摭拾幾無餘焉各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竊學者之祿於成均僦居京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近親見公之事其大夫



人也是時公尚貧甘旨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鉶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以飼每食率先具豐膳使足徧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已無異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疏糲也舉家長幼安行以爲常是時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南且莫適公館見其爲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爲養者如此而默然猶若自必爲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之一也公後連舉東南數大魁兩拜行省叅政以廉明數持憲節福祿未艾而具子方以時材爲顯官于朝公之敷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是乎

題李肩吾字通序

李君肩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焉是以公序其字通取其自隸楷而是正於六書又進之以學使極變化而通神明者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戶部府君而魏公之稱也魏公歷靖州七年先戶部從之學故亦與肩吾友善多所講明也今隸楷之法亦且寂寥又能錄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矣自叔重所錄以來二徐之言詳矣至戴侗氏六書故盛行于出凡爲六書之說頗爲要論惜乎魏公及先戶部與肩吾皆不及見之也豫章龔觀學篆字得李氏字通而善之將刻梓以貽諸好事集以爲必盡載魏公虞公之言而後可以成李氏之美蓋前輩序言皆有關係非若近世妄求妄與以徇人情而已者也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諡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詩曰南



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乏國史嘗讀其詩而  
悲之以爲當時遺臣志士區區二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  
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岳飛親札則其奏功郾城時所  
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楊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  
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  
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父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殪兀术身被  
數十創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郾城之役  
恢復之業繫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與兀术戰破汴在頃刻  
而檜亟能兵詔飛赴行在而沂中劉錡皆以其兵南歸  
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术無復憂  
色洪皓區區二蠟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  
其爲斯時而發也歟

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  
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  
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此尤  
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爲過者也又案朱子  
答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麤反身以求  
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  
適又與胡季隨書云甚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工泛濫不甚切  
已方與一一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  
處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指書却覺  
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趨向來泛濫直覺不濟事之  
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  
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己求仁之功令學者  
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覺如此爾功業其平日問



辨其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己及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深愛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功之至速如此較樂為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猶書其是攝未死灰心如牆壁以為功者未子嘗歎道學間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開導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宗而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無吝氣之語有慨然於心者故為申其說如此云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于出且千年矣臨川吳幼清先生以為其詩泊然冲澹而其無為者安命分也既然而發為詩者表志願也蓋以擬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蓋鮮又因一子而推言張子為諸孔明區區之

心欲明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同也留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嘗以斯言也想見四君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為之執御焉幼嘗游楚見屈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憔悴枯槁者留侯像也或傳之而畫者以太史公言其狀兒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乃以意而彷彿之似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深遠傳做疑未必盡然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最多往往翰墨纖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必也誦其詩讀其書迹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庶或在是云耳臨川郡貳幕大梁邵宏父得吳興趙公子昂所寫淵明像蓋公之胸次知乎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蘊是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嘆而不忍忘若此乃為之述贊云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倚嶺遠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跋張細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亞軒先生修法葛武侯傳以明其父之心以爲無愧辭焉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之事按文林郎劉子厚著知州行狀云我先雍公以中書舍人參贊葉公軍事立功采石時和州獻平戎十二策及防江利害二劄極爲牛公所重即驟用之遂能徙海陵公私之舟萬艘焚陰沙積炮二三十萬金人之計失而氣沮其功蓋不細也魏公第一書差指此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勲勞于

國家凡文武才思之士出而佐之者不能別自立傳亦牽連得書則和州之重魏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

國家列聖褒有收留宋史之詔和州子孫得上其遺事以補闕

文不亦偉乎方采石之功既立國勢畧定思陵起魏公於責籍委以江淮諸軍聞之首領相慶爭相効用其區區忠本朝之心青天白日精誠之素字於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曲之失不可掩而其功烈亦偉矣筆削者尚慎之和州之孫新隆州學正謙出此卷相示論先契於二百年之表故謹書以歸之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許氏之譜因荆公之文而數百年間天下誦而知之許氏之世德固盛矣士大夫家豈無許氏若者哉郡邑之望子孫之傳無所遠聞者不皆有荆公之文故也然而四方之人因荆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不如臨川之人見許氏之子孫而有以信乎荆公之言也士由文而顯文以人而行君子可不務乎



跋黃思順醫說後

傳言善養民者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若思順保赤子於疾疢而數中焉不以誠求之而能若是乎孫先生郡之師表既亟稱之危大樸勤敏忠厚好學之士也又往從學焉則思順世學豈他人所可及哉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爲德則難言也一也猶難言之况於累世乎太史公書伯夷傳載許由之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而能使後世擬叔度爲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事張先生四世有隱德歐陽公銘其墓揭公爲之傳皆能發其幽潛以爲有志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沾沾自喜意於人知得微官竊寸祿久則又以爲不足執中而求進視張氏亦不愧乎此史

官所以有關於世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所謂讓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族上下高而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爭也不爭故能隱有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時而讓在己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可不務乎尚彬昔吾從玄教吳太宗師識之吳公胸量寬大而擇賢甚密彬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兄宗明爲台州儒學正予未識之因善式而知其爲善士矣前史官雍虞某書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崇仁彭壽卿以童子將命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公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太幕府文武吏士賓客無不納交於公者壽卿於此時治文中史慎應對聞見之廣非窮鄉陋巷草茅所能及者既內附推擇郡吏不爲世俗刻薄佐



江西提學學校士友多稱之佐州縣廉無所取既老以歲月當赴選吏部得調官於朝極貧不能行待黃氏子孫不失門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嗟夫廉吏果不可為與其所藏書有欽宗在金人圍中奏報太后手書數幅讀者無不感泣又有呂惠卿一書與其私黨深怨司馬溫公者讀者無不憤怒夫抵意在古雅不以奇玩居貨者也此卷我先叅政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蓋其好尚猶有無所為而為之者然亦無益於壽卿之貧也感其敬愛不忘先君之意輒書其後而歸之

題盱江傅路手卷

盱江傅路以其從父淵道所得范君真機隸書瓠山王公所為手植檜刻聖像記與公小子繼學叅政所為作大成詩六章王公之文雅重德機之書清勁皆足主玩而叅政書清潤完整文又宏博東郡之士未能或之先也王公遠矣德機又不

題蘇文忠公諸帖

臨川陳氏自雖州府君以來世有各族集之祖姑矣歸雖州家法尤整肅我先祖尚書公解組永州始寓茲邑蓋繇陳氏姑為焉依也陳氏舊多藏書更代之後散軼罕存者從表姪宗紀以此卷示蓋其家故物而卷尾題字則雖州之子華麓先生手昇集視之為表伯父矣此卷坡書及石湖跋皆真無疑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史君出蜀時送行詩一大軸  
其中有多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並從日者兵部郎官直  
寶文閣夢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我先郡公閒居崇仁從  
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曾大父滄江提刑府君同時所  
賦手書以補之蓋先丞相與尚書公相及於朝而尚書公鎮  
夔時先從曾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蓋二百  
年于茲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十年矣俯仰今昔感涕然  
尚書稟孫元吉舉以相示留之十餘月慨念故鄉先賢聲采  
遼遠幾無知者欲自趙公彥訥以下稍為疏其行事爵里之  
一二而集目錄為阻父未能書元吉從事南康遽有行色姑  
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題

仲安之子元吉以此篇及所謂三十一篇著其集蓋二十二

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以遺之而此烏則崇仁  
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始來崇仁而先參政郡公  
內附後留此弗能去則亦樂其文獻之懿云耳而人亡世遠  
習俗僂失其欲集欲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錄以示吾黨之  
小子此故在所徵也

題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  
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  
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  
壯意可以見其入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  
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  
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  
張循王劉太尉所署別為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係之矣近



年集在館中將纂脩遼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亡軼爲說若此者可徵尚多乎哉

題賣歐二公帖

右歐陽公魯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友之考訂者諫至而周悉曾公家書所以垂其兄嫂者忠愛而敢罵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跋黃勉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滓穢日去清虛日來雖煩清羸而冲和內融所以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

表

謝恩表

恩頒召環命以便華賜浹上尊宥之備嘗荷

皇明之下燭揆微賤以冀堪申謝伏念臣性奉穎蒙奉先迂

僻論思獻納昔陪顧問之羣儒奔走後先願效馳驅於今日

終匪適時之器不逃適實之譏烟烟丹心每若蘂葵之向日

蕭蕭白髮頓驚蒲柳之先秋福過留生疾病隨年至尚優容其

中晝遂僂僂以循墻三徑就荒幾安身之無地九門既啓惟

因夢以朝天已甘終老於山林敢望復還於臺閣嘗覽旒之

清燕念簪履於棄遺三三公明敷奏之言一札布允俞之旨重

煩駟騎遠訪羈臣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孝煥堯文聖躋湯敬繼志述事奉

文母於萬年論道經邦咨師臣以百揆民物咸躋於仁壽皇



風大底於清夷並育群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藥石思致  
消埃宣室縱還何補

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帝力之加

謝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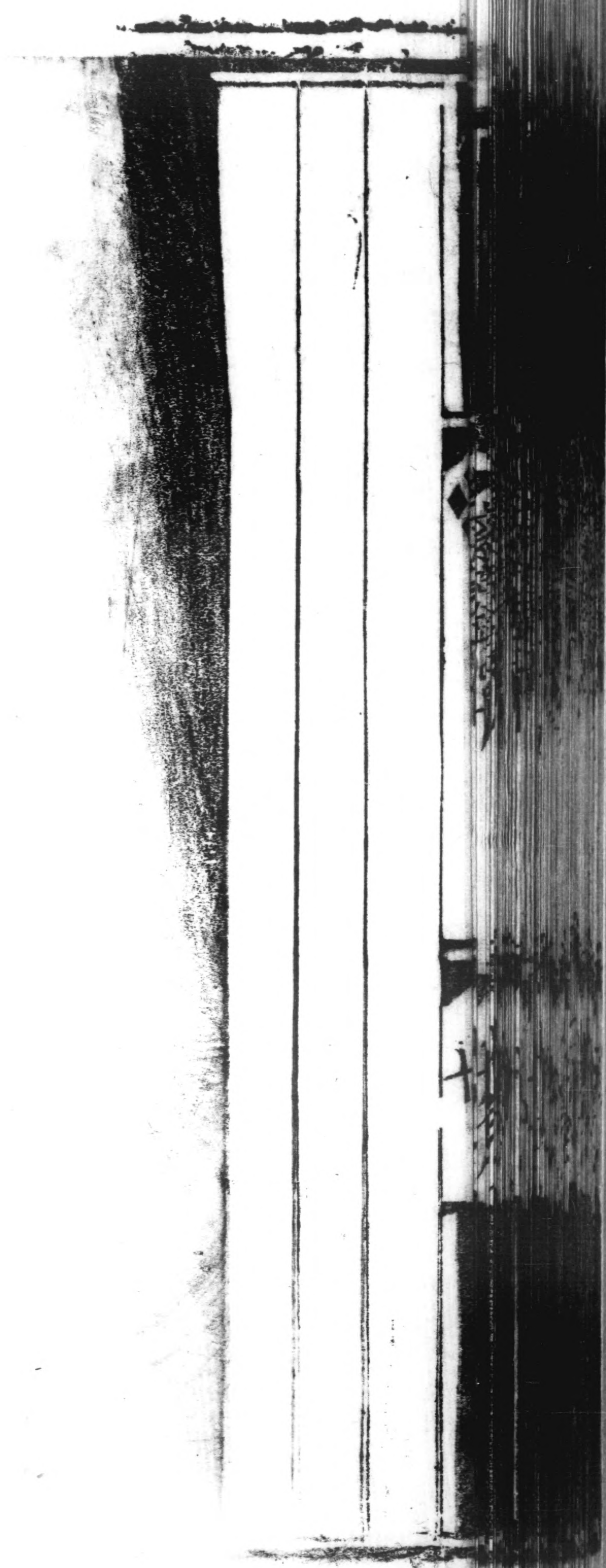
大臣敷奏仍館職以賜環額使至家錫宮壺而加錦恩露草  
介光駭里閭中謝伏念臣昔事先朝徒因薄技孳雖固陋非  
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代逢

聖明謂帝王之制坦然可奉載筆每親於黼座細書已納於  
石渠庶幾一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甫終青汗俄抱烏號歷  
嗣聖之重明陪老成之未議深慚衰謬有負使令痲疾日加  
不特嚴助之請告鬼神夜問尚思賈誼之召還沾灑醴醲衣  
被文采醴酒更設遺簪載華春陽下及於苑枯勺水實虞於  
盈滿茲蓋伏遇

德隆扶日功厚補天憂在進賢夙贊秉文之治  
人惟求舊思皇訪落之勤顧通籍之腐儒眇侍輿之故物遂  
令屏棄亦被甄收臣質固頑蒙心知卷過江湖雖遠孰非日  
月之照臨齒髮豈尚存敢昧消埃之報稱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







程